

白顏氏物家訓志  
白虎通德論

人物志三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人物志序

陶 逸 撰

人性爲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於內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邪正態度變露莫狀溷而莫睹其真也惟至哲爲能以材觀情索性尋流照原而善惡之迹判矣聖人沒諸子之言性者各膠一見以倡惑於後是俾馳辨鬪異者得肆其說蔓衍天下故學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熄矣予好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邵人物志十二篇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若度之長短權之輕重無銖髮蔽也大抵考諸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數百載其用尚晦而鮮有知者吁可惜哉矧蟲篆淺技無益於教者猶刊鏤以行於

世是書也博而暢辨而不肆非衆說之流也王者得之爲知人之龜鑑士君子得之爲治性脩身之楛括其効不爲小矣予安得不序而傳之媿夫良金美玉篋積一啓而觀者必知其寶也

人物志 有序

魏散騎常侍劉 邵 撰

涼儒林祭酒劉 昞 注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天以三光著其象人以聰

明其度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聰於書計者大藝之

一術明於人物者知人誠智則衆材得其序者官材之總司

而庶績之業興矣是以聖人著爻象則立

君子小人之辭君子者小人之師小人者

尚叙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業九土殊風

是以聖人立其勸不易其方制其政不改其俗制禮樂則考六藝

祗庸之德雖不致其俗常以詩禮為首躬

南面則援俊逸輔相之材皆所以達衆善

而成天功也繼天成物其任至重故天功

既成則並受名譽忠臣竭力而効能明君

庸二八為功湯以拔有莘之賢為名文王

以舉渭濱之叟為貴由此論之聖人興德

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者哉

試無所援升循序門人以為四科泛論衆

材以辨三等舉德行為四科之首叔生知

材智之根也又歎中庸以殊聖人之德

鮮矣唯聖人能之也尚德以勸庶幾之

論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三月不違仁乃

量能終之者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仁者

無隱此偏材之常失也思狂狷以通拘

抗之材或進趨於道失也潔已而無為在

疾性性而無信以明為似之難保厚貌深

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言必契始以求卒

則中外之情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詳不詳

庸政之業荒矣是以敢依聖訓志序人物

庶以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

人物志目錄

上卷

九徵一

體別二

流業三

材理四

中卷

材能五

利害六

接識七

英雄八

八觀九

下卷

七繆十

效難十一

釋爭十二

人物志卷上

魏 散騎常侍劉 邵 撰

京 儒林祭酒劉 昞 注

九徵一 體別二

流業三 材理四

九徵第一 人物情性志氣不同 徵神見貌形驗有九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 變由於染習是以

觀人察物當 尋其性質也 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

之察其孰能究之哉 能知無形狀故常人不能

照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為質 至則

不能涉寒 暑歷四時稟陰陽以立性剛柔之意別矣

體五行而著形 骨勁筋柔皆稟精於金木 苟有形質猶

可即而求之 者得其情素也 凡人之質

量中和最貴矣 質白受采味甘受和中和

也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 得和焉若苦則

不能甘矣若酸 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

平淡無偏辨材必御 致用有宜通變無滯是故觀人察質必先

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 聰明者陰陽之精坎耳

不和必有毀衝碎 首决胃之禍也 聰明者陰陽之精坎耳

所由也 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淳耀

能兼二美知微知章 官材授方舉無遺失

自非聖人莫能兩遂 或失之於耳故明白

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 暗於止靜以

之深慮則抗奪而不入也 之進趨則欲速而成疾以 玄慮之人識靜

之原而困於速捷 性安沉默而智乏應機

構以之濟世則 動捷而無成 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

水內映不能外光 以聖人任明白以進趨

委守成於玄慮然後動 二者之義蓋陰陽

止得節出處應宜矣 之別也 陽動陰靜乃天地

若量其材質稽 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

血勇色赤中動 其在體也 木骨金筋火氣

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 五物為母故氣色

從之而具五物之實各有所濟五性不同各有則偏性所稟稟性多者生也 是故骨植而柔者謂之弘毅弘毅

也者仁之質也木則垂蔭為仁之質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火

照察為禮之本無文理不能成禮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

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為信之基信

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

決也金能斷割為義之決色平而暢者謂

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達為

通微不五質恒性故謂之五常矣五物天

氣五德人物之常行五常之別列為五德是故温直

而擾毅木之德也温而不直則剛剛塞而

弘毅金之德也剛而不塞則剛剛塞而

敬水之德也理而不敬則悖悖亂寬栗而柔立

土之德也寬而不栗則慢慢簡暢而明砥火

之德也簡而不砥則翳雖體變無窮猶依

乎五質人情萬化不可勝故其剛柔明

暢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

味各如其象誠發於中德輝外耀故心質

亮直其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

平理其儀安閑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直

容之動矯矯行行休容之動業業踰踰德

容之動顯顯印印夫容之動作發乎心氣

心氣於內容見於外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一

乃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清而亮者律有

和平之聲有清暢之聲有回衍之聲心氣

故聲發亦異也夫聲暢於氣則實存貌色非氣無

聲成則貌應故誠仁必有温柔之色誠勇必有

矜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聲既殊骨

狀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貌色徐疾為徵神見貌則情發於目目為心候故仁目

然以彊志不怯懦則然皆偏至之材以勝

體為質者也威不能不厲而故勝質不精則

其事不遂能勇而不怯是故直而不柔

則木失其正直勁而不精則力失其正勁

固而不端則愚陷於愚慧氣而不清則越

辭不清晰暢而不平則蕩好智無涯是故

中庸之質異於此類其體兩兼故為衆材

五常既備包以澹味既體鹹酸之量五

質內充五精外章五質澹疑是以目彩五

暉之光也粲然自耀故曰物生有形形有

神精不問賢愚皆受氣質之稟性陰陽但

其儀象下至早練收能知精神則窮理盡

性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操諸性之所

盡九質之徵也陰陽相生數不遇九故然

則平陂之質在於神神者質之主也故神

陵明暗之實在於精精者實之本故精惠

勇性之勢在於筋筋者勢之用故筋勁彊

弱之植在於骨骨者植之基故骨剛躁靜

之夾在於氣氣者衝之候也故色悴慘懽

之情在於色由情慘色悅由情懽衰正

之形在於儀儀者形之表也故儀衰態度

之動在於容容者動之符也故表動緩急

之狀在於言言者心之狀也故心忽其為

人也質素平澹中叡外朗筋勁植固聲清

色非至德大人其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

也或能與於此九徵有違違為乖則偏

雜之材也或聲清色澤而質不平淡三度

不同其德異稱偏材荷一至於名兼材居

度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猶百工衆伎兼

材之人以德為目仁義禮智兼德之人更

為美號待育物而不為仁齊衆形而不為

無德雖然平淡與物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

庸居中庸常故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仁大

德而稱親大義不可報無具體而微謂之德

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義以親物立

亦其德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

也徒仁而無義徒義而無仁未能兼一微

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非直純若似

非通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恒之人

也善惡參澤心無定是無恒依似皆風人

末流其心孔艱者乃有末流之質不可勝

論是以畧而不槩也豈徒成羣

體別第二稟氣陰陽性有剛柔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汎然不繫一貌故

鹹而不謙謂之鹹耶無鹹可容淡而不醜

謂之淡耶質耶文而不績

謂之文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居處淡之

而文言滿天下無辭費變化無方以達

為節應變適化是以抗者過之屬然抗奮

塗而拘者不逮拘抗之外夫拘抗違中

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養形至甚則懸

攻則病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

許許則生柔順安恕每在寬容失在少決

多疑疑生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法

於怒怒生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疑難

桀悍悍生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疑難

慎彊措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固專已生

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傲宕生普

博周給弘在覆裕失在溷濁溷濁生清介

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拘局生休動磊

落業在攀躋失在踈越踈越生沉静機密

精在玄微失在遲緩遲緩生樸露徑畫質

在中誠失在不微不微生多智韜情權在

誦畧失在依違依違生及其進德之日不

是以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抗者愈抗

或抱石沉軀猶晉楚帶劍遠相詭反也晉

視楚則笑其在左自楚視晉則笑其在右左右雖殊各以其用而不達理者橫相諱

皆不異此是故彊毅之人狠剛不和不

戒其彊之搆突而以順為撓厲其抗以柔

糖突抗其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剛戾

何機微之能人柔順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事之

不攝而以抗為劇安其舒以猛抗為劇傷

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緩心寡斷何能

悍之人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

順為恒竭其勢以順恐為恒怯而是故可

與涉難難與居約約之能居懼慎之人

畏患多忌不戒其慎於為義而以勇為狎

增其疑以勇翹為輕侮而是故可與保全

難與立節畏忠多忌何凌措之人秉意勁

特不戒其情之固護而以辨為偽彊其專

以辨博為浮虛而強其專一之心是故可以持正難與附衆

執意堅持何辨博之人論理贍給不戒其

辭之汎濫而以措為繫遂其流以措正為

其流宕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濫何質

約之弘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濶

雜而以介為狷廣其濁以拘介為狷矣而

是故可以撫衆難與厲俗周洽濶雜何

介之人矜肅廉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

而以普為穢益其拘益其拘局之心是

故可與守節難以變通道狹津隘何

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猥而以靜

為滯果其銳以沉靜為滯屈是故可以進趨

難與持後志在起趨何沉静之人道思迴

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為踈美其悞

以蹶動為蹶蹶而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

速機速之能及樸露之人中疑實礪不戒

其實之野直而以譎為誕露其誠以權譎

而露其誠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野直

何輕重之能量韜譎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

離正而以盡為愚貴其虛以欺盡為愚直

是故可與讚善難與矯違韜譎離正何

夫學所以成材也強教靜其抗恕所以推

情也推已之情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宇

義不徒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剛

許之心成激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

肯是之於人信者逆信推已之信謂人皆

也詐者逆詐推已之詐謂人皆詐故學不

入道恕不周物偏材之人各是已能何此

偏材之益失也材不能兼教之愈失是以

用人之智去其詐然後羣

流業第三三材為源習者為流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性既不同染習又

志有清節家行為有法家立意有術家智

無有國體三材有器能三材有臧否是非

有伎倆工巧有智意能鍊有文章屬辭有

儒學道藝有口辨應對有雄傑膽畧若夫

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

晏嬰是也建法立制彊國富人是謂法家

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謀竒妙是謂

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

德典法術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

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

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不純其德足

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

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

材之別各有一流三材為源則清節之流

不能弘恕以清為理好尚譏訶分別是非

則已不寬恕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

之流不能創思遠圖法制於近思不及遠而能受一

官之任錯意施巧務在功成故巧意生是謂伎倆張

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

以術求功而不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

不足長於權者必短於正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

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為本非德無以正法非法無以

興術是以八業之建常以三材為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為輕

事之材也耳目殊管其用同功羣材雖異成務一致能屬文著

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

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

公是也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

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衆材畧過人是

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

臣之任也各抗其材不能兼備保守一官故為人臣之任也主德

不預焉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不

以事自任者也目不求視耳不念聽各司其官則衆材達衆材既達

則人主垂拱無為而理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

其任也上無為則下當任也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

掌以道德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掌以刑

教道胥子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掌以廟謨三材

純備三公之任也位於三槐坐而論道三材而微冢

宰之任也天官之卿總御百官臧否之材師氏之佐

也分別是非以佐師氏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師事

以佐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錯意施巧儒

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掌以總教故掌冬官儒

國史之任也憲章紀述保安其人文章之材

任也掌之應答垂之後代辯給之材行人之

師旅討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

而太平用成太平之所以成由官人之不

體何由平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

警大匠善規則一材處權而衆材失任矣

惟規之用則矩不得正其方繩不得經其直雖目運規矩無由成矣

材理第四材既殊塗理亦異趣故講羣材至理乃定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言前定則不惑事前定則不

不及其論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

品而人異也事有萬端人情并駁誰能定之夫理多品則

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則理失而

事違也情詭理多何由而得夫理有四部道義事情各有部也

明有四家明通四部各有其家情有九偏以情犯明得失有九

流有七似似是而非其流有七說有三失辭勝理滯所失者三

難有六構難良競氣念構有六通有八能聰思明達能通者八

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也以道化人

與時消息法制正事事之理也以法理人務在憲制禮教

宜適義之理也以理教人進止得宜人情樞機情之

理也在觀物之情在於言語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

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於理合而有

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道義與事情各有家是故質

性平淡思心玄微容不躁擾其心詳審能通自然道

理之家也以道為理故能通自然也質性警徹權畧機

捷容不遲鈍其心機速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以事

為理故審於理煩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容不失適則禮教得

中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以義為禮故明於得失也質

性機解推情原意容不妄動則原物得意能適其變

情理之家也以情為理故能極物之變四家之明既異

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明出於真

情動於性情勝明則蔽故雖得而必喪也剛畧之人不能理微

意不玄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剛性

遠則志歷織理則宕往而踈越志遠故踈越抗厲

之人不能廻撓用意猛奮志不旋屈論法直則括處

而公正性厲則理教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入理

則滯礙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用意端確言不虛徐指

機理則穎灼而徹盡性確則言盡涉大道則徑

露而單持言切則義少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

用意疾急志不在退性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則窮

理即大義則恢愕而不周遺理細故浮沉之

人不能沉思用意虛廓序疏數則豁達而

傲博性浮則志不淵密立事要則熾炎而不定志傲

疏淺解之人不能深難用意淺晚聽辯說

則擬鏗而愉悅性淺則易悅審精理則掉轉而

無根易悅故無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用意徐

疾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性恕則雅趨時務

則遲緩而不及徐雅故遲緩溫柔之人力不休

疆用意溫潤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性則和

順擬疑難則濡悞而不盡依理順故好奇之

人橫逸而求異用意奇特造權譎則倜儻

而瓌壯性奇則尚麗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奇

詭故恢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

以為理非心之所可以為理是若乃性不精

暢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

浮漫流雅似若可行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辭繁而博似若

弘有廻說合意似若讚解者外詳善有

處後持長從衆所安似能聽斷者實不知無

言觀察衆談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

不知者實不能知忘律不應有慕通口解

似悅而不懌者聞言即說有似於解有因

勝情失窮而稱妙辭已窮矣自以為跌則

倚蹠理已蹠矣實求兩解似理不可屈者

辭窮理屈心樂兩解而言凡此七似衆人

之所惑也非明鑒焉夫辯有理勝理至不

有辭勝辭巧不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

微妙而通之說事分明有如粉黛辭勝者

破正理以求異然區別辭不潰難辭勝者

而服于人及其至闕白馬一非夫九偏之材有同有

反有雜同則相解譬水流反則相非減於

水雜則相恢亦不必同又故善接論者

度所長而論之因其言易曉歷之不動則

不說也意在拘馬彼俟他日倘無聽達則不難也相凡

難諱為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彼意在而說以小異談之以雜反則不入矣以

入圖理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辭附於理終不可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則言寡而

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辭遠乎理不自明况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也自意

他人乎是說之三失也善難者務釋事本得之

之理而止住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逐其言而接之舍本

而理末則辭構矣不尋其本理而善攻彊

者下其盛銳對家彊梁始氣必盛故扶其

本指以漸攻之三鼓氣勝不善攻彊者引

其誤辭以挫其銳意強者意銳辭或暫誤

挫其銳意則氣構矣非徒羣言交錯善躡

失者指其所跌彼有跌失不善躡失者因

屈而抵其性陵其屈因屈而抵其性則

怨構矣非徒聲色而已或常所思求久乃

得之倉卒論人人不速知則以為難論自

父思而以為難論則忿構矣非徒忿恨夫

盛難之時其誤難迫且當避之故善難者

徵之使還氣折意還不善難者凌而激之

雖欲顧藉其勢無由棄誤顧藉

則妄構矣妄言非譬凡人心有所思則耳

且不能聽思心一至是故並思俱說競相

制止欲人之聽已欲使聽已人亦以其

方思之故不了已意則以為不解非不解

出言由彼方思故人不解人情莫不諱不解謂其不解

諱不解則怒構矣於其兇怒忿肆凡此六

構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

造事立義當須理定故雖有若說而不難

各陳所見則莫知所由矣難質則不知何

者可用也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理多端

回聽哭蒼  
思能造端  
子展謀侵晉乃  
明能

見機  
史駢觀目動  
辭能辯意  
伊藉答吳王

勞  
捷能攝失  
郭湛答魏帝曰自  
守能待

攻墨子  
謂楚人吾弟  
攻能奪守  
毛遂進曰

楚不為趙也  
楚  
奪能易予  
以子之矛易子

兼此八者  
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  
通

於天下之理  
則能通人矣  
不能兼有八美

適有一能  
所謂偏  
則所達者偏而所有異

目矣  
各以所通  
是故聰能聽序謂之名物

之材  
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  
明能見機

謂之達識之材  
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

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  
守能待攻謂之

持論之材  
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  
奪能

易予謂之質說之材  
通材之人既兼此八

材行之  
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

相是  
以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

心相喻  
下盛有

避其短  
雖明包衆理  
不以尚人  
恒懷謙下聰

叙資給  
不以先人  
常懷退後  
善言出已理

足則止  
通理則止  
鄙誤在人過而不迫  
見

過跌輒  
寫人之所懷  
扶人之所能  
扶贊人

當歷避  
不以事類犯人之所  
胡故反與

則人  
不以言例及已之所長  
已不與疏虎

諱助暗  
談直說變無所畏惡  
通材平釋信而後

倫之類  
采蟲聲之善音  
不以聲醜  
贊愚人之偶

者不以人愚  
奪與有宜去就不留  
方其盛

得  
氣折謝不悛  
不避銳  
方其勝難勝而不

矜  
心平志諭無適無莫  
於道非

不貪勝  
期於得道而已矣  
是可與論經世

以末名  
期於得道而已矣  
是可與論經世

而理物也  
曠然無懷委之至當是

人物志卷上

人物志卷中

魏 散騎常侍劉 邵 撰

京 儒林祭酒劉 昺 注

材能五 利害六

接識七 英雄八

八觀九

材能第五 材能大小其準不同 量力而授所任乃濟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

不可以烹雞愚以為此非名也 夫人材猶 器大小異

或者以大鼎不能烹雞喻 大材不能治小失其名也 夫能之為言已

定之稱 先有定質而 後能名生焉 豈有能大而不能小

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

寬急 寬者弘裕 急者急切 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 弘寬

宜治大急 切宜治小 寬弘之人宜為郡國使下得施

其功而總成其事 急切則煩 碎事不成 急小之人宜

理百里使事辦於已 弘裕則綱漏 庶事荒矣 然則郡

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 明能治大郡則 能治小郡能治

大縣亦能 治小縣 以實理寬急論辨之則當言大

小異宜不當言能大不能小也 若能大而 不能小仲

尼豈不為 季氏臣 若夫雞之與牛亦異體之小大

也 鼎能烹牛亦能烹雞 鼎能烹雞亦能烹犢 故鼎亦宜有大小

若以烹犢則豈不能烹雞乎 但有宜與不 宜豈有能與

不能故能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論

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也 文者 理百

官武者 治軍旅 夫人材不同能各有異有自任之

能 脩已潔身 能總禦百官 有立法使人從之之能 法懸 人懼

無敢 犯也 有消息辨護之能 智意辨護 周旋得節 有德教

師人之能 道術深明 動為物教 有行事使人謹讓之

能 云為得理 義和於時 有司察糾摘之能 督察是非 無不區別

有權奇之能 成務以奇計 成事立功 有威猛之能 猛毅 昭著

振威 敵國 夫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

政亦異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